



左傳

伊
209
18



左傳輯釋卷二十二

日南安井衡著

昭公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三

月公至自齊居于鄆正義公不得歸其國都而書至者賈云季氏示欲為臣故以告

廟衡案此夫子特筆也故傳釋之云言魯地也釋經至字居字也不告廟而書至嘉公歸魯地也嘉公歸

魯地所以深罪季氏也故又書居于鄆言不能歸國都而季氏之罪益彰明矣夏公圍成成

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衆少重在公秋公會齊侯莒

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陵地闕公至自會居于鄆

無傳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冬十月

伊 12
門 209
號 卷 18



天王入于成周傳言天王人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衡案言天王人本或脫言字 或脫天字今從翻宋經注本尹氏召伯

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書奔在王人下者王人乃告諸侯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為公處鄆起葬宋元公如先君

禮也善宋人違命以合禮三月公至自齊處於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齊召南云諸侯

於其境內皆可言居書處于鄆所以別於三十年以後書在乾侯也衡案傳獨釋居于鄆而經所以書至自明故不復釋至也改居為處以訓詰字易之明居之所以與在異也召說得之餘詳于經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

人皆季氏家臣衡案女賈女人為賈者從者為之從者以擔其貨也必從女賈者齊侯嚴禁受魯貨欲使之不疑也若二人皆季氏家臣傳當並書必不言從故知女人為賈者也以

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衡案周禮大宰職六曰幣帛之式注云幣帛所以贈答賓客者又內府職四方之幣

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是古者以物獻遺人曰幣錦只二兩故不言賂而言幣言特以通存問之意而已故下文云縛一如瑱瑱充耳縛

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

人高齧齧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為我行貨於子猶當為請

使得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度，度十六斗，凡八

千斛。衡案：十年傳云：纒施高彊來奔，齧蓋彊族時，止齊仕梁丘據，故以為高氏後誘之。若是齊

高氏非豐所能請也。論語與之度，皇侃云：度二斗四升，包咸注曰：十六斗為度，即是聘禮之數也。戴

震云：二斗四升曰度，十六斗曰數，度與數音聲相通。傳注往往譌溷。今案：皇戴得之，五千度，千二百

石。高齧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齧曰：魯人買之，百

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

布陳之，以百兩為數。惠棟云：先鄭云：布，泉也。墨子曰：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

而齧焉，必擇良者。衡案：兩匹也。子猶受之，言於齊

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

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納魯君，然據有異焉。異猶怪

也。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

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

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正義：土地名，齊地

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

亭，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涉上卒于曲棘，誤加曲

字耳。馬宗璉云：正義以棘為子山封邑，即安西戟

里亭，恐非。魯與齊交界，在汶上，成三年秋，叔孫僑

如帥師，疆汶陽之田，圍棘。棘在濟北，地邱縣，疑此

為齊侯所待之地。下文齊師圍成，成亦在泰山，鉅

平縣東南，與濟北地邱相近。劉昭謂後漢濟

北國，乃兼并泰山郡所置，是棘鄉近成之證。使羣

臣從魯君以卜焉。卜知可伐否。若可師，有濟也。君

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

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

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
 齊師請納質恐見疑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
 曰孟氏魯之敝室也敝壞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
 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齊
 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
 以厭眾心不欲使知己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
 西北入汶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告齊言眾不
 欲降己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
 非公命則不書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
 魯大夫惠棟云王符曰齊子淵氏姜姓馬宗璉云淮南說山訓曰陳成子桓之劫子淵捷也

高誘注成子將殺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脇其大
 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劫之計淵捷亦齊
 之士勇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胸汰輶匕入者三寸
 入楯瓦也胸車輶輶車輶繇過也汰矢激匕矢鏃
 也正義說文云輶輶下曲者蓋胸輶字通用耳繇即由也訓為從也從上而過故言繇過也衡案
 胸即鳥喙縛衡以挾馬頸者乘車日胸牛車曰輶故杜以輶解胸聲子射其馬斬
 鞅殪殪死也改駕人以爲駸戾也而助之人魯人
 也駸戾叔孫氏司馬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
 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
 人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
 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

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不欲私報其叱又
 叱之子囊復叱之亦叱之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
 心但相叱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失弓
 而罵武子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須眉甚
 口正義甚口者謂大口也魚循曰甚口指武子之
罵衡案白皙鬢鬚眉皆狀貌則甚口亦謂狀貌
且謂之君子豈有指其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
罵之理哉焦說謬甚諸子疆武子字衡案疆各本作疆陳武子名對曰
 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偽言不敢違季氏林雍羞為
 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
 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顏鳴

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

欲使苑子擊其足衡案何忌欲追顏鳴不知林雍

視下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鑿

一足行正義說文云荆擊也鑿金聲也惠棟云說

文鑿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他車則傳本

作鑿故杜氏訓為一足行若從金輕聲顏鳴三人

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

怨而相棄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

王城之師于尸氏劉人劉蚩之屬王城子朝之徒

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

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齊侯謀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庚午
 次于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
 于褚氏雒陽縣南有褚氏亭丁丑王次于萑谷庚
 辰王入于昏靡辛巳王次于滑萑谷昏靡滑皆周
 地胥靡滑本鄭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
 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雒陽西南伊闕口也守
 之備子朝陳樹華云水經注云昔大禹疏伊門以
 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
 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衡案闕本或作關非九月楚平王卒令尹
 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太子壬弱其
 母非適也壬昭王也陳樹華云哀六年云楚子軫
 卒則昭王名軫疑壬非昭王

或者即位後改名邪史記楚世家十二諸侯年表
 並作軫蓋轉寫異文伍子胥傳仍作軫衡案靈初
 名圍即位改虔平初名棄疾即位改
 居則昭亦即位改軫耳非轉寫譌也王子建實聘
 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
 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
 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
 援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
 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
 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為必
 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
 滑起發也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于尸十一月

辛酉，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召伯盈逐王子朝。
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
 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
 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
見尹固名者，為後還見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
 朝黨莒，周邑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
 新還，故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圍澤，隄上皆周地。
 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雒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
 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
 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

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
 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建
 母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
 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
也。惠棟云：汲郡古文云：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祈
于山川，王陟衡案，惡疾不瘳，又不速死，紀年云
諸侯祈于山川，王 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
 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于彘。正義：劉炫以為周
語云：周人欲殺王
子，召公以子代之，則周人欲殺王子，何 諸侯釋位，
肯不忍害王，以為不忍者，不堪忍王惡。 以間王政，
問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 陸粲
云：史

記言厲王奔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然漢書古
 今人表有共伯和顏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史
 遷之言未可據也汲冢紀年亦云厲王既亡有共
 伯和者攝行天子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
 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為天子即王
 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
 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呂氏春
 秋云共伯和其好行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
 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問
 王政者共伯其人也衡案據紀年呂覽所記戰國
 問蓋有共伯代周之說今詳考二書紀年依放詩
 書及左國等所說以立言時雜怪誕以售其說呂
 覽則成於衆客之手其書錯雜無紆皆不足信也
 莊子共伯得乎共首稱其隱而未及其顯其為天
 子乃司馬彪之說耳且共伯果為天子子朝當先
 攜王言其奸命而今直言諸侯釋位諸侯者非一
 人之辭則當時問王政者非共伯一人可知矣下
 文又云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則此諸侯指
 周室同姓蓋厲王既死宣王尚幼而王室多難同
 姓諸侯分番交代以間王政避嫌之道不得不然

共伯或亦諸侯中一人而其尤翹翹者故戰國訛
 傳為共伯和即王位與史遷云周召二相行政周
 召王卿士非諸侯則其說亦非要當以此傳為正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
 王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
 授也惠棟云鄭康成周禮注云志古文識有志謂長而有知識也王伯厚以為有撥亂之志恐非外傳曰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宣王尚少至于
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
 若順也愆失也衡案弔恤也**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
王嗣用遷郊鄆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白
 也幽王后申姜生大子宜白王幸褒姒生伯服欲
 立之而殺大子大子奔申申伯與鄆及西戎伐周

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為平王、

東遷郊鄆、正義汲冢紀年云、平王奔四年、而立伯盤以為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

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

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顧炎武云、按此、則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或以諡法、怠政、交外曰攜、非也、

則是兄弟之能用

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穰禍心、施于

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穰、惠

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

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汜、

施延也、其禍延至于叔帶、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也、晉文殺

叔帶、鄭厲殺子穰、為王室去不端直之人、以綏定

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

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宣八年、曰周

其有頹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

世謂靈景、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

災、間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為王猛、受亂災、謂

楚也、今子朝以為晉、衡案、間、干、通、犯、也、說見于下、至于靈王、生

而有頹、靈王、定王孫、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

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王子、今王室亂、單旗、劉狄

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劉蚩也、壹、

專也，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弔至也。釋文弔如字，舊丁歷

反注同，傳遜云，奸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衡案，不弔不為天所弔恤也，羣不弔猶言羣不逞，謂不得意於當世者，一曰弔丁歷反，至也，至，善也，羣不弔之人，猶言羣不善之人，以行亂于王

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

正義，俗本作規，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本或作規，謬也，衡案，據正義，舊本作玩求，其作規求者，乃俗本也，石經誤依俗本，而諸本沿之，故今本皆作規求，相傳既久，姑依今本，而存其說於疏中焉。慢

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

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正義，劉炫以為先王

先世之王，衡案，很本或作很，非，今從十行本，先王，劉說是也，矯誣先王，謂矯誣先王之命，先王之命

見于下文。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

荆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衡案，茲猶今也，杜注此不穀連讀，不

詞，未有攸底，底至也，攸所也。衡案，底本或作底，非

本，凡訓至者，後皆放此。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

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

而圖其難。衡案，赦釋通，釋解也，杜云，赦其憂，亦訓

災，是不圖王室，則受亂災，故云，毋速天罰，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

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

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

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

壽早夭即世在十五年單劉贊私立少以問先王

間錯先王之制王引之云間之言干也謂干犯先王之命也先王之命即上文所云

十九年傳間諸侯難大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服

虔注云間犯也是間與干同義上文曰王室有間

禮記皮馬相間鄭注曰古文間作干是也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

季總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

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

文辭何為傳終王室亂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

書魯不見正義時魯不見或陰不見衡案彗度高

之理哉若謂陰不見彗之行於天長者數月短亦

出玄枵之次其為異輕非北斗大辰之比齊侯使

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

也天道不諂諂疑也釋文諂他刀反衡案諂滔同

耳或作諂乃諂諛字今從十行本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

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

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共也聿

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

往之衡案翼翼敬也回邪也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與惠棟云論衡引違德作回德與上文不回下文德回台詩曰我無所監夏后

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

亡皆以亂故衡案無所反語辭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

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

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

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

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

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

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

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

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

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

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

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

守常業衡案民總農工賈言之不遷謂不去其鄉

蓋有去公邑而往陳氏之邑者故晏子言士不濫不失職衡案濫溢也官不滔滔

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正義作福作威公曰

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

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

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

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

子孝而箴箴諫也、衛案、違回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衛案、舅沒則姑老、又

婦人老從子、故以從為禮、所以預防婦姑勃谿之患也、婦聽而婉、婉、順也、禮

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衛案、上尚也、言可尚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

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

間而動、稱國以弑、罪在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無極、楚

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冬十月、曹伯午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邾快來

奔、無傳、快邾命卿也、故書、正義、快不書氏、蓋未賜族、無可稱也、公如齊、

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

也、在外邑、故書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

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

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州來季

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

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疆弱、楚莠尹然、王尹

麋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麋其名正義楚官多以尹為名知二尹

是官名耳其莠王之義不可知也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莠不可解王未必然定本王作工孫志祖云下文別有工尹壽此當作王尹衡案莠尹蓋治田之官農重擇種務在耘耨以去莠為義故名莠尹耳釋文及十行本作工尹然定本蓋依釋文而十行本泐定本也然服云主官內之政則舊本作王尹陸以意改耳況下文有工尹壽尹左司馬長也工官不容有二長當以作王為正

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

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

沙淞而還沙水名左尹郤宛立尹壽帥師至于潛

吳師不能退楚師彊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

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

弑王服虔云時謂可殺王時也衡案言今此正可殺王之時也告鱄設諸曰上

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

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正義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

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

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位闔

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

是使專諸刺僚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

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衡案服說是也光唯夷昧子故曰我王嗣也若是諸樊之

子既經餘祭夷昧其當嗣位者遠在二世之前不得言我王嗣說又見二十三年事若克

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聘還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

老弱託光

衡案言時極可而母老子弱時不可失身不可死是我自無若我身何杜注得意而未得於辭焉陸粲據史記解為吳人無若我何則下文我爾身也不可通而以其子為卿亦乏

趣味光曰我爾身也

言我身猶爾身

衡案言勿以母子為念也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為室王使甲

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

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獻

體解衣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鉞者夾承

之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鉞及進羞者體以所

食授王光僞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己素

辟之鱄設諸實劍於魚中以進全魚炙抽劍刺王

鉞交於胷交鱄諸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闔

廬光也以鱄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

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

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

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

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

衡案非我生亂言己本無罪進退無妨也先人之道謂立者從之自諸樊以下兄弟死第及唯立者之從故云先人之道也不謂亂由先人起推季子之意雖力能討光必不親戚蹀血以申其義矣復命

哭墓復使命於僚墓復位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
 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楚師
 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郤宛不取賂而還郤宛
 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或失於剛
而郤宛以和濟之也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
 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
 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
 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
 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
 之若何酬報獻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

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
 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
 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
 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
 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
 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
 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己將師退遂令攻
 郤氏且焚之焚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
 葬令曰不葬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

一秉秆焉、編菅苦也、秉把也、秆稟也、國人投之、遂

弗熱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正義令尹炮之一句是鄢將師令衆之辭

服虔云燔炮熱皆是燒也、邵寶云國人取管秆投之、而弗舉火、令尹乃舉火、然之、衡案、邵說即服義

也、令尹炮之、是自燒郤宛之家、非令衆之辭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

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句子、與晉陳及其子弟

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

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

尹以自利也、蒙欺也、陸榮云、蒙覆也、言欺罔其上、若覆蔽之然、令尹盡

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秋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

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

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

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

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

復猶安也、陸榮云、季氏見伐、幾亡而復存、故謂之復、休公徒之怒、休息

也、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

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

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淮

夷魯東夷、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

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

國之權而弗敢宣也陸案云宣布也言其自抑不敢宣布權寵

衡案宣猶揚也不敢宣揚其威力不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

也顧炎武云當時諸侯出其國即別立君惟魯不故

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

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

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孟懿子陽虎伐鄆

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正義伐鄆欲奪公鄆使公不得居也衡案

杜云欲奪公謂欲奪公身耳蓋季孟聞諸侯謀納公而懼欲逆之而難其從者故欲伐而奪公子家

子憂鄆人將戰正以此爾經不書伐鄆亦以其出於好意也正義云欲奪公鄆非傳注之意鄆

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悖久矣悖疑也言棄君

不疑衡案諂滔悖三字皆通悖漫也天命不悖謂不二三其命使君亡者必此

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衡案亡喪也言不復得居

鄆衆謂從公者子家子欲去君以納之知孟孫欲奪公而逐從者故不欲戰天既禍之

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正義言猶有鬼

神以助君此戰必當敗也衡案天既禍之謂公出國自福者言從公者欲必滅三家以奪其權也若

戰而克之其禍益甚故以必敗為神祐也烏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

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

衡案從者與居者戰相憎益甚必不能使公歸國故云其死於此乎公從者欲戰恐子家子不從故

使之如晉烏諸本作鳴今從石經淳熙本注鄆地下有也字今從翻宋經注本楚郤宛之

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

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廐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

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

位無愆過、吳新有君、光新立也、衡案、有君猶言有子、有人謂其賢也

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

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

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

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衡案、說、解也冬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子家子曰、朝夕立於

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

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正義、劉炫云、按燕禮、司正

洗角解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衡案劉說是也使宰獻亦是君燕臣之禮考燕禮請安在樂卒之後此雖未必如燕禮獻與請安亦必別時劉為獻即請安未免微誤子仲之子曰重為

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慙也十二年

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

從宴媼也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十二月晉

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經所以不書

戍周籍秦籍談子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而葬

緩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丘縣晉竟內邑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六月

葬鄭定公無傳三月而葬速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冬葬滕悼公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故適

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

於竟欲使次於竟以待命衡案矜當作矜音憐經

復收矜字姑依原本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

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單使衡案

在存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

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逆者乾侯也言公不能用

子家所以見辱晉祁勝與鄆臧通室二子祁盈家

臣也通室易妻釋文鄆舊音鳥又音偃按地名在周者鳥古反隱十一年王取鄆留

是也在鄭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鄆陵是也在楚

者於建反又音偃昭十三年王公夏將入鄆是也

在晉者於庶反字林乙祛反郭璞三倉解詁音瘞

於庶反闕駟音厭厭之厭重言之大原有鄆縣唯

周地者從鄆餘皆從焉字林亦作鄆音同傳云分

祁氏之田為七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即太原縣

也鄆臧宜以邑為氏於爰反舊音誤衡案釋文有

誤在晉者於庶反當作於爰反故下引字林郭璞

闕駟因正之曰唯周地者從鄆餘皆從焉字林亦

作鄆音同又云司馬彌牟為鄆大夫即大原鄆縣

也鄆臧宜以邑為氏於爰反舊音誤舊音謂鳥是

陸定為鄆字也今本鄆縣鄆大夫鄆臧之屬亦皆

譌為鄆殆不可讀石經初刻鄆改刊作鄆從釋文

也下文鄆大夫足利本作鄆今皆從之其從鄆亦

當作從鳥祁盈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於司馬叔游叔

游司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

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

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讒勝詩曰民之多辟無

自立辟詩大雅釋文多辟又作僻匹亦反立辟婢亦反正義詩大雅板之篇辟邪也

辟法也民之多有辟邪於此之時無自謂所立者為法是言無道之世法不可為姑已若

何姑且也已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

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

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戮祁盈之臣曰

鈞將皆死鈞同也懋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

左傳

卷三十三

為快，慙發語之音。

陸彖云：哀十六年，不慙遺一老，注云：慙，且也。與此不同。國語：韋

昭注云：慙，願也。惠棟云：慙，願也。言鈞死耳。願，使吾君先聞二人之死，以為快。注言發語音，非。外傳云：

吾慙置之於耳，以慙御人。又云：慙，庇州黎，韋昭皆訓為願。詩云：不慙遺一老。箋云：慙，心不欲自彊之

辭也。釋文云：慙，爾雅願也。強也。且也。韓詩：慙，問也。衡案：願，別一義。且，苟且之且。自強義轉。鄭箋：心不

欲，自彊之辭，即其義也。此及陸惠所引諸文，訓且皆通。即心不欲自彊之意。訓願可通。然未若訓且

之尤悉。二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

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衡案：諸本石下有也。字，今從翻宋經注本。

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

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

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

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

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正義：三夫皆自命盡而死，其死不由夏姬，而云殺三

夫者，妻之配夫，欲其偕老，其夫數死，是妻之薄相。故以為夏姬之咎，中并積德云。成二年傳：天子蠻

殺御叔，子蠻蓋其先夫也。并襄老為三夫，是時巫臣蓋未死。衡案：巫臣生死無據，即死，其年已老，不

得以為夏姬之咎。成二年傳：巫臣曰：是天子蠻，杜注：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早死，無後。靈公宣四年

立，其年公子歸生以龜故弑之，而言夏姬夭之於義可疑。但注彼傳時，偶不諳此年傳，謂古人名字

相配，靈公名夷，則子蠻為靈公者，據下文早死無後。此傳始喻杜以子蠻為靈公者，據下文早死無後。

而天鍾美於子貉，然據下文，靈公字子貉，非子蠻。且詳傳意，因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夏姬，不謂因

夏姬美，而天夭殺其兄也。然則子蠻別是一人。娶夏姬，淫其色而死，故彼傳曰：天子蠻，而此傳曰：殺

三夫也杜求其說而不得成二年傳以子蠻為靈公一字此傳數巫臣當三夫皆非也履軒可從

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

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

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

釋文貉亡自反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

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

有仍氏生女黶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黶而甚

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

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封實

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類戾也封

大也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且

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

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

廢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

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

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

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

相謂姒正義相謂者幼者謂長為姒也子容是伯

華之子其兄弟伯華最長叔向次之其餘

諸弟皆小於叔向也故謂叔向為長叔叔向姑視

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

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

子為政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七縣鄆

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也衡案據釋文鄆當作鄆姑依今本分

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

為鄆大夫大原鄆縣衡案鄆諸本作鄆今從足利本及石經改刊賈辛

為祁大夫大原祁縣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

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知

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大原榆次縣

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為孟大夫大原

孟縣顧炎武云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為孟大夫而謂之孟

丙猶魏大夫之為魏壽餘閻大夫之為閻嘉邯鄲大夫之為邯鄲午也衡案古人以邑氏焉顧所引

皆是也但丙新為孟大夫若作孟丙是未為孟大夫既以邑氏也此理乎顧說謬甚樂霄

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為平陽大夫朝趙

勝曾孫平陽平陽縣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楊氏

縣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

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

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為餘子其四

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

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眾而舉

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鱣鱣音大夫吾與戊也縣人

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
遠疏遠也近不偏同不偏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
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
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
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
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
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
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
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
子孫正義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

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
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
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
也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陳樹華
云傳文凡發語詞唯字俱從口其引詩書本句則從中
前後一例唯字當從卜衡案毛詩比于文王傳云經緯
天地曰文若此作文王毛不應舍此而注彼知毛詩舊
文作王季也王肅欲壓鄭玄而力不能及僞撰古文尚
書及家語小爾雅之屬以破其說其所注毛詩作文王
者蓋亦依韓詩改之以異鄭耳但此傳陸孔不言有異
文則賈服本亦作文王矣竊疑春秋之時雅頌失所故
此作文王毛詩作王季者乃仲尼所刪定也要當以
毛詩為正衡案言帝賜文王
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明智使其心能揆
度事也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正義毛詩莫作貌
宜也德既正為政清靜故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
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

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

也、慈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下徧服、擇善而從之

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

錯、故織成文、衡案、文謂禮樂、子大叔曰、夫禮、天之

也、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

則動無悔吝、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也、主之舉

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

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賈辛

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

黷惡、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

使人應斂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

將飲酒、聞之、曰、必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

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

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為

妻御之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

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

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

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

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

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墮、隕也、仲尼聞魏子之舉

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

舉衡案遠者雖賢或不能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

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衡案推魏舒命賈辛之意

蓋賈辛貌醜故引醜蔑見叔向之事以告之言叔向以言取醜蔑己以功取賈辛因申戒之使之敬

其職以母墮前功不諱其醜不掩其功盡其中心以告居官之方故仲尼以為忠若謂賞王室之功

何獨遺司馬鳥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

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

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

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

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

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

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

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

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衡案置本或作至非魏子

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

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他

人也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

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

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

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

君子之心亦宜然惠棟云韋昭曰屬適也厭飽也

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致不

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

高張高偃子衡案據杜注例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

見受住乾侯衡案住解經次字諸本作夏四月庚子

叔詣卒無傳秋七月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曰

潰潰散叛公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

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

君祇辱焉言往事齊適取辱公如乾侯為齊所卑

故復適晉冀見恤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

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

學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

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

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

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

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鄆周邑平子每歲賈馬賈

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

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

啓服馬名，塹而死，隋塹死也。公將爲之櫛，爲作棺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禮

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衡案：足利本、石經、宋本、岳本如此，帷本或作幘，非。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

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

也。其母偕出，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

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己。共白公三

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

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公爲也。始與公

若謀逐季氏。段玉裁云：禮記檀弓作公叔禺人，說文云：爲母猴也。禺，母猴屬，故公爲字。

禺人，左傳作務人者，務古音茂，禺古音偶，音相似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

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秋，龍見于絳郊。絳

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大史。曰：吾聞之，

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

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釋文：知音。

智注：無知同，衡案：釋文知音，蓋賈服讀也。杜讀不知之知如字，失之。古者畜龍，故

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養也。獻子曰：是二氏

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

叔安，颺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

也。玄孫之後，爲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

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擾順也。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鬲川。鬲夷氏其後也。鬲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為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

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陸祭云：此謂以御龍更豕韋之後，自夏已然矣。據鄭語云：彭姓豕韋，則商滅之而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亦自稱其祖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與蔡墨之語不同。故杜為委曲通之如此。然於傳記未有考也。惠棟云：史記夏本紀以更作儀，受周禮中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儀禮燕禮及大射儀注皆云：古文更為受，是更與受古今字也。衡案：受更形近，義又相近，故或通或譌。非古今字也。餘詳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為醢，明龍不知。衡案：伏流曰：潛，猶言密言。密醢之使夏后不知其為龍也。中井積德為龍也。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云：夏后食醢而美，故既饗而復使人求醢也。衡案：饗之求之，之皆指醢履軒得之。夏后不知其為龍醢，使人求之，而龍醢不可復得，累恐夏后懼而遷于魯縣也。知醢龍而罪之，故遷于魯縣也。懼而遷于魯縣。

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也

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

夫物物各有其官官脩其方方法術朝夕思之一

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失官不食不食祿官

宿其業宿猶安也正義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

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王引之云宿讀為宿宿古文夙字也說文夙早敬也從

夙夕持事雖夕不林早敬者也隸變作夙說文又云宿借字耳言居官者能敬脩其業其所掌之物

乃至也上文云物有其官官脩其方又云董父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

歸之正謂此也衡案服說是也其物乃至設水

官脩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泯滅也坻止也

釋文坻音旨又丁禮反王念孫云杜孔分坻伏為二義非也坻讀為故故隱也言滅棄其業而不脩

則所掌之物乃隱伏而不出廣雅故隱也曹憲音丁禮反王褒四子講德論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

潛底猶潛隱也馬融廣成頌疏越蘊愒駭洞底伏底伏猶隱伏也坻底並與故通論衡龍虛篇引左

傳坻作低低伏亦隱伏也故感虛篇又云夏未政衰龍乃隱伏衡案王說是也音丁禮反則字當作

坻伏本或作服非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也育生也故有

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爵上

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

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

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

其祀重焉正義賈逵云總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陸祭云芒之為言萌也賈

義近是古音芒與萌近

火正曰祝融

祝融明貌其祀犂焉金

正曰蓐收

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水正曰

玄冥

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土正曰后土土

為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

在野則為社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棄

廢也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在

乾三三乾下乾上乾之姤三三

巽下乾上姤乾初

九變

衡案繫辭云爻言乎變者也故爻辭必以變象言之初九變內卦為巽巽伏也故曰潛龍

九二變內卦為離離目也明也故曰見龍其稱九

六亦以此故傳凡引爻辭雖不撰著布卦亦言某

之某劉炫云其意不取於之適未達此義也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

其同人三三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

田乾九二爻辭其大有三三乾下離上大有乾九

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辭其夬三三乾下兌

上夬乾上九變曰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其坤三

三坤下坤上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乾

用九爻辭坤之剝三三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曰

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

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

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真龍獻子曰社稷五

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

正義世族譜云少暉

氏其官以鳥為名則此五官皆在高陽之世也衡案句芒蓐收玄冥皆少暉氏之子則當時已掌此職矣鳥名其官也此因其所掌以為號並行不相悖誰氏者謂當時為君者即少暉氏顯頊氏之屬

對曰少暉氏有四叔少暉金天氏衡案下文云遂濟窮桑窮桑少暉氏之號則命三官皆在少暉之時又十七年傳

鄭子云共工氏為水師而水名而其子句龍為后土可見水名鳥名特紀其官而五官各以其所掌為號也獨楚語所云顯頊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與此使重為句芒名與所掌皆同則重為句芒似在顯頊氏之時矣然自周以前無以諱事神之禮古人質豈世以所善為號亦猶世號善射者為羿邪抑所傳聞異辭一以為少暉之時一以為顯頊不可得而考定焉**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

木及水能治其官衡案能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

蓐收金正脩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衡案舉以

為官各使治其所善之事**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

桑少暉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

暉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窮桑地在魯比正義賈以

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暉之世杜以少暉

之世以鳥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故以濟為成衡

案言世不失職則非止一世賈訓渡是也傳云遂

濟窮桑則訓渡訓成均在少暉之時疏非窮桑即

空桑伊尹生**顯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犁為火正

于空桑是也**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共工在大暉後神農

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

正義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龍之為

后土在於何代少暉氏既以鳥名官此當在顯頊

以來耳衡案土吐也不言地而言土取其能吐生

萬物共工氏水名官故杜云能平水土非名官之

義然杜既兼水言之，是以句龍為共工親子也，疏乃以為後世子，是不唯乖於傳義，又與注意相戾，非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方谷社稷，故明言為社。

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

山氏，神農世諸侯。正義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

祀以為稷，言有天下，則是天子矣。杜注不得為諸侯也。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號。劉炫以為烈

山氏，即神農，非諸侯。自夏以上祀之，祀柱。周棄亦為稷，棄周

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自

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冬，晉趙鞅荀寅帥

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

濱，音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

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

役而為之，故言遂。正義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

以鑄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顧炎武云，蓋用

四百八十斤鐵，惠棟云，禮記音義隱義曰，東海樂

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為鼓。肅說與隱義合。衡案，如

肅說，鼓容四石，與隱義不合。鼓容十二石，為

鐵千四百四十斤，亦足以鑄刑鼎矣。隱義是。著范

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

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

以序守之，序位次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

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

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脩唐叔

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正義於時晉侯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以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于黃，更以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是一蒐而三易中軍將。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

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

成其咎。王念孫云：易之亡也四字為一句讀，易者疾也，速也，言中行寅擅作刑器以召禍，又

加以范氏之舊惡，是速之使亡也。史記天官書：填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

漢書天文志：大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古謂疾速為易也。衡案：易施也。

如葛之覃，施於延也。言中行寅擅作刑器，不唯自招咎，其禍又加於范氏焉。之指范氏，言延施

范氏，以滅亡之道也。曰加曰易，皆謂中行寅之咎。加被延施於范氏，易訓延施，詳見于隱六年。

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

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

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衡案：叛下脫傳字，姑

依今本，秦鼎校本有傳字，蓋以意補之。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于廟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衡案岳本羽作禹阮元云從傳文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

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

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諍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

歲書公所在

林堯叟云先是俱不書公所在以公尚在四封之內至是鄆潰客寄乾侯

故非公內不繫臣民以安其身外不能事齊晉以復其國明公之有過也衡案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傳俱曰言不能外內也釋公在乾侯則此傳非公且徵過亦釋公在乾侯非謂所以不先書鄆與乾侯也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傳舉經文以下乃釋之言不先書鄆與乾侯至此書公在乾侯者非公且徵過也傳文簡奧含經文公在乾侯數字在非公上杜不能曉以不先書鄆與乾侯為非責公然則三十一年傳何以釋公在乾侯為言不能外內也可謂妄矣先是昭公數有復國之機如子家子所言皆是也而公概不用齊晉卑之鄆人潰叛終容寄乾侯不可復為此皆公之過也故書公在乾侯以非之且懲艾其過使後之為人君者知所從也左氏之義本明白深得聖人因事明道之意而後儒依穀梁存公之言以左氏為黨臣擊君不知春秋因事明道昭公失人君之道則以人君之道責之未嘗較彼此他日之是非得失以褒貶之其較彼此他日之是非得失以褒貶之者特朱

熹綱目之法耳，以此駁左氏，是駁春秋也，而可乎？又案傳云，非公其過已明，不必更言徵明其過，徵當讀。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

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共使？

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所求，字小在恤

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

多，不及辨之。衡案：御與禦通，不虞謂軍旅，故曰患，陸粲兼喪葬言之，喪葬乃其或所匱，以不能弔喪別使，豈敢忘共命哉。先王之制，諸侯

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

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正義：鄭之先君親送晉，亦嘗有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

得如先王禮數。陸粲云：言不得備數，以充使也，衡案：言士大夫猶不得備數，況於卿乎。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而

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底致也，取備而已，以為禮也。

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

大夫印段實往，弊邑之少卿也。陸粲云：少卿，言其位卑，猶言介卿亞卿矣。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

從舊，盍何不也。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赦之敬。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竟也。養即所封之邑。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養，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

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釋文：吾好。

一本若好吾，衡案據釋文，陸本作吾好邊疆，自石經以下皆從一本，吾或作吳，尤非。使柔服焉，使邊疆柔服於吳也。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讎，謂

二公子。吳周之曹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

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

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詐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我盍姑

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

衡案：今彊其讎，是自傳播

宣揚欲害吳之意也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

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己卯滅

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懼衡案吳人斷髮文身徐子

斷髮自同吳人示心服也禹經作羽穀梁經同公羊作禹杜及陸孔不言經傳異文傳作禹蓋轉寫

之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言而送之使其邇臣

從之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

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

而言伐楚在二十年衡案而女也余知其可也而恐其

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

矣伐楚何如衡案問伐楚方略將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

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釋文肄本又作肆陸案云

釋文云肆一本作肆今案文十二年河曲之戰云使輕者肆焉注云肆暫往而退也與此傳所謂彼

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於義為長王念孫云大雅皇矣箋曰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

者肆之案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一師至彼必皆者嘗寇而速去之即所謂肆也

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肄

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

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為定四年

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

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襄二

十五年盟重丘，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將使意如迎公，故荀躒來唁。秋，葬薛獻公，無傳。冬，黑肱以濫來

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衡案：濫蓋大都以名通者，言濫黑肱為邾大夫可知矣，故經不言邾，猶晉滅下陽，不言虢，吳滅州來，不言楚耳，非闕

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衡案：經同書在乾侯，而傳異釋之者，三十年原始而言之，故云非公且微過也，三十一年言其所以

久於外，故云不能外內也，三十二年則又加以不能用人，則三十年所云非公且微過者，釋在

乾侯益明，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能順適也。

而

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

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我為子受

無咎之任，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

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

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感，伏而對曰：事

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

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

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

雖賜以死，不絕其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

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

不

不

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言罪已輕重，以荅荀躒。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人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衡案：施延也。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己當受禍，明如河，以自誓。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示不忍聽。曰：寡君

其罪之忍，敢與知魯國之難。

言恐獲不納君之罪，

今納而不人，何敢復知邪？

衡案：魯國之難，謂逐季氏，言寡君命躒討意如

者，以恐獲不納君之罪耳。豈敢與知魯國內難之事哉？又案：晉侯欲納魯侯，乃曰：君其人也。此亦諸侯納之曰：人之一證。杜亦云：今納而不人，而終不曉成。十八年傳：諸侯納之曰：歸之為誤文。抑又何也。

也。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

祭，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

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傳言君

弱不得復自在。薛伯穀卒，同盟故書。謂書名也。人

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荀躒唁公上，傳在

下者，欲魯事相次。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

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沈尹戌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而不知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王引之云所時也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如邾黑肱之以地叛而書名是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何注曰黨所也所猶時也大戴禮本命篇曰婦人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言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

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言晉楚時以兵威小國而後小國得以安靖也昭七年傳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言有時反其道以取順於民也三十年傳曰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墨子節用篇曰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此皆古人謂時為古之病耳所王義是也其訓所為時則亦自我為古之病耳所處所也故杜訓地處所隨物而移或以人言或以時言或以事言以時字代之意皆可通然所自所曾謂所即時也試以處所義讀王所引無不通者何必初新義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衡案終窮也言窮竟其為不義已止也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回正心也不為義疚疾病也見義則為之王引之云當作不為不義疚杜曲為之說非也上文曰終

為不義下文曰懲不義也又曰作而不義文皆相承此處脫一不字耳言不為不義而內省多疚也衡案回邪也言見利思之不為之邪其行見義為之不為之疚其心杜蓋訓回為反言不為利回反其中正之心以為不善故云回正心也大迂此文云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皆四字為句若作不為不義疚則乖句法矣見義則為之心不為之疚見義不為之心為之疚故杜云爾其義本通非曲說也上下文論盜故言不義此舉君子之行故言義傳舉君子之義以正小人之不義所以不同也何言文相承也王說謬甚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益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一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彊禦之名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昔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

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

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

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

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身為艱難以險

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衡案險亦危也而有名章徹謂得勇

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

陸祭云攻擊也言好攻擊作難之士也**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

名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盡力為之

不顧於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

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

忘、記事之善者也。衡案、翻宋經注本、惡下有逆字、蓋與注相涉而行、杜恐人讀惡

為去聲、故添逆字解之、而又置之無禮下、以此推之、傳本無逆字、可知矣、故曰春秋之

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婉而旨別。正義、此婉

而辨、則與微而顯、其意一也、衡案、微與著、對、婉與直對、意各有在焉、疏以爲一、失之、上之人

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

賤人所能。陸祭云、言在位者能使春秋之義昭明、則足以勸善懼淫、如下文所云也、善

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

宛轉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

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對曰六年

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

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

辰、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

月庚辰、吳入郢。衡案、辰東方宿、十二次辰位、亦在東南、故曰以庚辰也、日月

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

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

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

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

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

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

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無傳公別

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不用師徒正義公羊傳曰闕者何邾婁之

邑也案傳定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

溝焉則闕是魯公葬地非是邾邑公羊不可通於左

氏也土地名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闕城是也衡案昭

公雖在外魯不別立君則魯國其國也凡經書取皆

謂取他國之邑若昭公誘魯邑使之從己而經書取

闕是不復以昭公為魯君也則又何書公在乾侯也

凡經義難知者左氏必釋之若昭公誘魯邑而經書

取闕乃大義所關左氏不容不釋而此經無傳則亦

以為魯取他國之邑也然則何為書之經也曰季氏

告廟故時史書之仲尼脩春秋從而不改曰公在乾

侯曰取闕屬辭比事而季氏無君之意自見矣公羊

雖多妄去古尚近以闕為邾婁之邑姑從之可如闕

公氏乃魯侯墳墓之地季氏惡昭公故溝而外之不

使在先公兆域中其地蓋去曲阜不遠公焉得而誘

之即能誘之又甚何所用也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

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

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十有

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十五日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

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其

人故於今猶在乾侯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

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曰不及四

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

左傳輯釋 卷二十二 四

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
 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
 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
 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正義鄭玄云天文分野斗
 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
 在牽牛故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
 吳伐之凶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
 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
 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
 也伯父謂晉侯衡案小功以上皆稱兄弟此兄弟
 指王子朝及其黨召氏毛伯之屬
 故云並有亂心若指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
 子朝一人不得言並

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于今勤戍五
 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
 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
 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
 夫之憂饑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
 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
 公重耳弛猶解也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
 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
 為東都崇文德焉正義劉炫以為崇文德之教
 都所以崇文王之德齊召南云東都之作專為會

朝則崇文德、乃對武功言、不必曰崇文王之德也。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

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發賊遠屏、

晉之力也、發賊喻災害、衡案、發賊、喻于朝、餘黨在王城者、屏去也、徙于成周、

則其徒遠去、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

無徵怨於百姓、徵召也、衡案、用獨力城成周、百姓不堪其勞、勢必怨王、故云、

俾無徵怨於百姓也、於本多作于、今從翻宋經注本、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

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

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

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

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

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

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在周所

命、衡案、遲速謂功作之時、衰謂大小廣狹之度、序謂營築先後之次、於是焉在者、於是富辛石張

傳命時乎在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言唯其所命、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丘

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僂曰、衡案、淳熙本、十行本、正德本、閩本、作

僂、石經、朱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作、魏子必有

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僂、衛大夫、詩曰、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

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游戲逸豫、馳驅

自恣、淪變也。沉敢于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衡案：營表其位也。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揣

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曰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衡案：議

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材用。衡案：材用謂榘榦畚杵之屬，凡城築所用者，材本或作財，非。書餼

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城尺丈。衡案：令役於諸侯，總命諸侯以築城之役也，屬役賦丈，隨國大小，付屬工役，賦與丈

也。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效致也。衡案：書各國所當受之工役丈尺以授其帥，別書一通致之劉子，以為成命之地。韓簡子

臨之，以為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

魏舒，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琥玉器，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

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

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為失所。衡案：失所，謂出亡薨于外，傳公薨于小寢，傳釋之曰：即安也，失所非即安之比，而杜同以不薨路寢解之，非傳意也。趙簡

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行，謂有五

體有左右，謂有兩，各有妃耦。謂陪貳。衡案：體有左

各有妃耦，以男女相配，言皆謂有兩，王有公以下，乃謂陪貳，注非。王有公，諸侯有

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

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釋文

從才用反，本亦作縱。王念孫云：失讀為佚，佚與勤正相反。言魯君世縱其佚，以失民。季氏世脩其勤，


以得民也。古多以失為佚。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

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

以然。史墨跡古今，以實言。衡案：以故詩曰：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

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雷乘乾曰

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

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

大強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

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

於世，衡案：成季友采邑名。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

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

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

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

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

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

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此句在左傳卷三十三... 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器車服名爵號... 此句在左傳卷三十三... 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器車服名爵號...

左傳輯釋卷三十三終

彥根

成瀨箕伯功
澀谷啓子發

按字

